



红衣侠女

夏金亭

山东文艺出版社

红衣侠女

夏金亭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山东蓬莱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54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500册

ISBN7—5329—0187—4

I·161 定价 3.40元

目 录

第一回	仙人桥刀劈税官 骡马市聚众起义	1
第二回	彭义斌花园献计 杨妙真下山投军	9
第三回	武莲英怒打贼寇 陆游龙刺杀表兄	20
第四回	攻莱州兄妹相逢 打登州遭受炮击	29
第五回	设巧计三女擒敌 凌云库二将遇险	38
第六回	农家女店中逢凶 母女俩侦探崂山	48
第七回	红衣女独击狼窝 鬼时青巧除凶鹰	57

第八回	登州城建立天顺 完颜珣二次发兵	69
第九回	红袄军风雪渤海湾 好侠女挺身挽狂澜	80
第十回	扮新娘乘轿过河 除恶霸武娘施威	89
第十一回	仆散安贞围攻泰山 大沫崮下二祖就义	100
第十二回	彭义斌文破莒州 有情人月下吟诗	110
第十三回	冯云玲智用袖箭 小尼姑活捉金帅	122
第十四回	花园内双办花烛 出叛逆金帅逃走	132
第十五回	杨姑姑率兵南征 红袄军一打柳镇	139
第十六回	伏牛山求取面罩 赵老公三试良心	153

第十七回	彭军师松林遇怪 菩提寺众僧相帮	168
第十八回	红袄军二打柳镇 完颜刚父子毙命	177
第十九回	妖女子初临疆场 树林中二将被擒	189
第二十回	梨园人求见救星 彭义斌假扮金使	201
第二十一回	茉莉花夜间行凶 辛凤英道破机密	216
第二十二回	宿村店结识王宝 盗银镯字全认亲	227
第二十三回	身染病徐老逼婚 吐梦语透露真情	237
第二十四回	鲁小姐巧用妙计 赵三楚决心弃金	250
第二十五回	红袄军三打柳镇 智侠女移花接木	259

第二十六回	宋宁宗派遣御使 小夫妻畅游西湖	269
第二十七回	蒙面人峡谷行刺 古月寺和尚作恶	285
第二十八回	假妙真刘屯作恶 真妙真为民除害	300
第二十九回	红袄军首渡黄河 三主将落水殉难	310
第三十回	龙王庙天贞捉鬼 阮庄主感恩发兵	324
第三十一回	顺天军渡河取胜 金元帅喜得爱妾	339
第三十二回	五马山突遭大难 夫妇俩投奔南宋	353

仙人桥刀劈税官

第一回

骡马市聚众起义

山东潍州有条白浪河，河水滔滔，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河岸绿柳成行，桃李争艳，风景甚是美丽。

这天本是贞祐二年三月初五，正逢潍州大集，有道是“太平年骡马贵千金，荒乱年牲口值分文。”在河西岸的骡马市上，你看那红鬃马摇头叹气，老黄牛叫如哭泣。西北角上有棵大柳树，树上拴一匹白龙马，卖马的主人拿一把青草轻轻地扔在马的嘴巴下，那马却不去吃草，回过头来，张口伸舌亲昵的舔着主人的手背，好象在说：“主人啊，可别把我卖了。”

再看那卖马人，年纪约二十七八岁，个高英武，红通通的脸庞，两道蚕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转盼流光，鼻直口方。头扎白布巾，身着天兰色粗布领衫，下穿黑丝裤，腰系橙色丝绦，脚蹬一双爬山钩子鞋，分明是山里人打扮。

卖马人轻轻的拍了下马背，那马“吁”的一声长啸，就听得一个粗声大气的声音问道：“兄弟，这马要多少银子？”

卖马人抬头一看，先是吃了一惊：来人高大魁梧，面皮黑中透亮，年纪约四十上下，二目炯炯有神，满脸络腮胡子，穿一件半旧的黑布衫，敞怀露胸，犹如张飞再世。便说

道：“老兄看着给吧，这年头！”

那黑大汉伸过手来，捏着卖马人的两个手指转了几转，用牲口交易的行话问道：“这个数，中吗？”

卖马人哈哈笑道：“有成局，有成局！请问老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那大汉道：“俺本是泰安人氏，姓刘名二祖。”

卖马人听了，暗自思忖：莫非他就是杀官兵，砸粮仓，济苦救贫的那个刘二祖吗？他如何来这里？既不瞒名，也不改姓，也算得光明磊落。正要再问个仔细，那大汉又道：“请问贤弟贵姓仙乡？”

卖马人道：“俺本是青州府东杨家堡人氏，姓杨，名安国，因前几年常做些马鞍子，众人都叫俺杨安儿。”

刘二祖听了也不由一愣，心想：“早听说青州府有个杨安儿，精通少林武术，爱结交英雄好汉，莫非是他？我何不把他叫到店中，对饮几杯，问个明白。主意拿定，便道：

“杨贤弟，久闻大名，未曾见面，今日天造良机，我与你同到店中饮几杯水酒，叙叙心情，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杨安儿道：“既承尊兄错爱，小弟怎敢不奉命。”

二祖点头道：“如此贤弟请了。”

杨安儿跟随刘二祖来利酒店门口，把马拴在一棵槐树上。二人携手进店，找了个僻静处坐下。店小二连忙过来斟茶，问道：“客官，要啥酒菜？”

刘二祖道：“好吃的只管拿来，何必多问！”

店小二说声：“是来！”

不多时，店小二送来两斤酒，四盘菜，刘二祖斟满双杯，双手捧起一杯给杨安儿，杨安儿赶忙接过，两人碰杯，

一饮而尽。三杯酒下肚，两人啦呱实落了，杨安儿问道：“尊兄莫非就是被官府通缉的刘二祖？”

二祖点头道：“正是。”

“听说尊兄不顾个人安危，杀死护粮官，开仓把粮食分给百姓，真是令人敬佩啊！”

二祖笑道：“点滴小事，何足挂齿！如今我吃了官司，妻子儿女被官府金兵杀害。我越狱逃出后，游走绿林，四处奔波，已有年余。”

杨安儿道：“如此说来，尊兄言语行动须多加小心。如刚才我问你，你却一下道出真实姓名，要是叫官府的人听到，那还了得！”

刘二祖道：“我家中无牵无挂，遇着好人结成朋友，碰着坏人一刀了之，大不了豁上一条命，怕什么！”

杨安儿道：“尊兄的身世如我一般。八年前，金兵副元帅仆散揆驻扎青州，四处杀人放火，家中父母被金兵杀害，大姐、二妹饥饿而死，我拉扯着三妹和年幼的四妹苦渡日月。不料三妹又被仆散揆去奸污，三妹不堪受辱，悬梁自尽，撇下年幼的四妹无人照管，我把她送到凤凰山翠云观托姑母抚养，现八年有余……”杨安儿说着，双目垂泪。

刘二祖道：“如今金人头领欲霸占天下，把庶民百姓致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人心齐，反将起来，打败金人，杀死那些贪官污吏，方解心头之恨！”

杨安儿见那店小二过来斟茶，向二祖递眼色道：“尊兄言语小心了。”二祖领会不语。

两个人又饮了数杯，杨安儿叫过店小二，抢先付了银子，二祖也不谦让，只管喝茶。忽然“当当当！”一阵锣响，

只听得街上人群吵嚷，脚步杂乱。

二人连忙出店观看，见十几个金兵各执兵器，喝得醉醺醺的，摇晃着身子走来。为首的金兵头目是个矮子，脖子又粗又短，约有三十余岁，葫芦头戴一顶乌金盔，狐尾倒挂两边，身着熟铁甲，腰系一口杀人钢刀，大嘴一裂象个癞蛤蟆，沙哑着嗓子喊道：“赶集的人听了，中都狼主有旨，为南扩攻宋，需把民间所有牛马收拢起来，奉送大金，马给兵骑，牛赏三军，违令者斩首！”

刘二祖捅了一下杨安儿，小声问道：“喊话者是何人？”

杨安儿道：“是潍州大集的税官乌里沙，这小子一贯在集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索取钱财。”

两人正在小声议论，又听得乌里沙大声喊道：“你们都没听见吗？还不快把牛马给我牵过来！”说完一挥手，手下人便开始抢牛捉马，拥挤的大集哄的一声象开了锅，牵牛的、拉马的、挑担的，背筐的，人人惊慌，四处逃散。

杨安儿的马也被金兵抢去，二祖性急，就要向前夺马，杨安儿劝住道：“尊兄，且莫管它，看看这些强盗到底如何？”

刘二祖强按心头怒火，没有动手。只见乌里沙拦住一位青年，伸手从他手中夺牛。这青年约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面皮白中透红，眉清目秀，两眼怒光，如冷空寒月。他紧握牛缰绳不放，口中不住叫骂：“你们这些狗强盗，不得好死！”

乌里沙左手抓住青年的手腕，右手走起“八卦游身掌”，“啪”的朝年青人脸上就是一掌，还骂道：“该死的东西，竟敢违背狼主旨意，今日不把牛乖乖的交上，定斩不饶！”

那青年挨了一掌，又疼又气，但毫不胆怯，立刻使出“金鲤戏水连环脚”，向乌里沙小腿扫来。乌里沙没想到这青年有功夫，躲闪不及，被踢倒在地。只气得“哇哇”怪叫，使出“鲤鱼打挺”，跃身拔地而起，从腰中抽出钢刀向前就砍。这时从人群中跑来个年青的女子，来到乌里沙跟前“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哀求道：“税官爷爷且莫生气，我兄弟年幼无知，多有冒犯，请爷爷饶恕。”又回头对青年说道：“好兄弟，快把牛给他们吧，免得皮肉受苦……。”

乌里沙低头一看，好个美貌的女子：粉面红腮，眼似秋月，眉如柳叶，樱桃小口，乌黑的发辫垂背而下，恰似一朵含露的牡丹。虽然粗布衣衫有些陈旧，但也不减低这女子的出众姿色。乌里沙看罢女子，一团怒气顿时云消雾散，一双贼眼滴溜溜乱转，指着青年人问那女子：“小娘子，他是你何人？”

那女子答道：“是我的同胞弟弟。”

乌里沙“嘿嘿”一阵奸笑：“原来是小舅子到此！小娘子，叫我放他倒也容易，不过你得赔我两宿。”

青年哪容得这般侮辱，白脸涨得通红，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大声说道：“姐姐，何必跟这些强盗罗嗦，今日我与他们拼了！”

那女子急忙向前拦挡，乌里沙吩咐手下人说：“连人带牛给我拉走。”

“喇啦啦”跑过来七八个金兵，有的来拖女子，有的向青年手中夺牛。那青年气得怒发冲冠，使出绝招打倒两名金兵，又一个“崩拳”快似流星，朝乌里沙打来；乌里沙忙使出“九星躲闪桩”的捷功，躲开拳风，举刀向青年砍来。青

年左躲右闪躲过两刀，一脚飞起想踢掉乌里沙手中的钢刀，怎奈乌里沙老奸巨滑，武艺也十分高强，使了个“青龙转身”退出一丈多远，大喝一声：“小东西，今日叫你死在眼前！”

那青年见乌里沙来势凶猛，自知不是对手，连忙后退了十几步。那女子被金兵拖着走到桥上，趁其不备，猛然挣脱金兵，纵身跳到桥下。只见河深水急，白浪滔滔，半旧的布衫顺水飘走。……

青年人见此光景，顾不得跟乌里沙撕打，急忙跑到河边大声哭喊道：“姐姐、姐姐……”

乌里沙绕到青年人背后，举起钢刀咬牙剁下去，就听得“咔嚓”一声，再看那青年，根本没伤半点皮毛，乌里沙的头却已分为两半，脑浆四溅，一命呜呼。

金兵的所做所为，早已激怒了刘二祖，几次要向前动手，杨安儿只是相拦。见那女子投河自尽，乌里沙要举刀杀人，杨安儿再也忍耐不住了，刘二祖如火上浇油，“唰”的拉出腰刀，双足打旋，疾风闪电般奔到乌里沙身后，手起刀落，劈了个一分为二。随从的金兵见状，一个个吓得魂飞胆裂，哪里还敢再打？急忙逃回州府报信去了。

杨安儿走到刘二祖跟前，言道：“尊兄，速速远走，此处不便久留。”

刘二祖道：“来了就拼他几个，怕他怎的？”

杨安儿说：“尊兄如此仗义救人，官兵到来我也助一臂之力。”

这时候，那青年过来向二祖谢恩，杨安儿问起青年的身世，青年道：“小弟姓李名全，潍州北李家庄人氏，家有六

十的老母和姐姐，靠耕织苦渡日月。今日同姐姐前来卖牛，不料金兵抢牛夺马，姐姐不堪受辱，一命身亡，我娘知道了可怎么活啊！”

青年说完双泪纵横，杨安儿也觉得心酸，劝道：“李全兄弟，事到如今，也不必过份伤心了，回家好好劝慰老人也就是了。”

刘二祖道：“哭、哭，光哭有何用？官府、金兵如此欺压良民百姓，我看不如反了。”

杨安儿点头赞道：“尊兄说的对，不如就此造反！”

那李全“腾”的一挺胸脯，喊道：“反了，反了，一反到底！”

此时“忽啦啦”围上一大片人，杨安儿跃身跳在桥头的石狮上，挺胸站立，高声讲道：“官府金兵如此欺压百姓，今日发生的事情众位都看见了，要想找活路，就得造反，跟官府斗，跟金人拼，愿跟随者，举起手来。”

“腾、腾、腾”人群里站出几条大汉，高举拳头，其中一人说：“我叫郝定，泗水人氏，家中两口人被金兵杀害；今日来潍州卖马，又被金兵抢去，俺情愿造反。”

“我叫史波立，宁海州人氏，一家五口被金兵杀害，愿跟你造反。”

“我叫棘七，辛河人氏，妻子被金兵污辱，上吊死了，我情愿造反。”

“我叫周光！”

“我叫牛更！”

“我叫王琪！”

“……”

接着牲口市的许多赶集人，都举起了拳头，齐声喊道：“打进中都，杀退金兵，夺回我山河！”声似二月雷鸣，势如排山倒海。

杨安儿、刘二祖见状大喜，杨安儿高声喊道：“弟兄们如此心齐，就不愁金朝不灭！”

众人正在高兴，就听得“轰隆隆”一声炮响，可了不得了！但见远处旗幡乱晃，剑戟森森，人喊马嘶，无数的金兵围抄过来了。

刘二祖喊道：“诸位弟兄们，不要惊慌，备好武器，听从吩咐！”

赶集的众人“呼啦啦”散开，随手拿起顶车杠，赶马鞭，马刀，二齿钩子，约有五千余人，聚拢在杨安儿和刘二祖周围，眼睁睁就是一场血战！

第二回

彭义斌花园献计 杨妙真下山投军

杨安儿与刘二祖吩咐众人，各拿兵器，分几个一字阵摆开。就听得马铃“叮当当”一阵乱响，几千名金兵过桥而来，但见旗幡乱晃，枪刀闪光，耀眼夺目。为首的金将骑在马上，身材高大，面皮铁黑，大约四十余岁。头戴红帽扎巾，雉尾高挑，狐尾倒挂，身着熟铜甲，手持狼牙棒，样子十分凶恶。他来到众人面前，大声喊道：“哪个大胆！竟敢杀我大金税官，违抗狼主旨意，聚众造反，快来受死！”

刘二祖闻言，手提扑刀迎上前去骂道：“无耻的金贼，爷爷说出名字，怕你吓掉魂魄；俺本是被官府通缉的泰安刘二祖！你们金人当道，欺压百姓，榨取民膏，小小税官，光天化日之下，抢牛夺马，逼死人命，该当何罪？”

那金将听了，“哈哈”一阵狂笑，说道：“原来你就是刘二祖，俺大金正在画影图形捉拿于你，你却自投罗网，也是俺的幸运，今日我叫你死个明白，俺便是潍州总兵抹然史仵搭。”

刘二祖闻言怒道：“什么屎疙瘩，尿疙瘩，今日叫你尝尝刘爷爷的厉害！”

抹然史仵搭被刘二祖一顿辱骂，只气得暴跳如雷，挥动狼牙棒向刘二祖劈面打来。刘二祖举刀相迎，刀棒相击，火

花飞溅，叮当作响。刘二祖施展绝招，想砍断马腿，怎奈抹然史伧搭棒法高超，不能近前。抹然史伧搭棒棒相逼，刘二祖腾、闪、跳、跃十分敏捷，两个人棒来刀去，大战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败。

抹然史伧搭见刘二祖武艺高强，一时难以捉拿，即回首喊了声：“上！”

金兵们“嗡”的一声，蜂拥而上。杨安儿见事不妙，便对赶集人喊道：“兄弟姐妹们，咱们同金兵拼了吧！”

话音刚落，就听喊声大振，骡马市人群暴动，足有万名民众，把金兵队伍团团围住，马刀、木杠、牛鞭，“噼噼啪啪”一阵乱打。这场拼杀，金兵、百姓双方伤亡都不少。抹然史伧搭虽然武艺高强，怎奈前有刘二祖后有杨安儿，左有周元，右有史波立，孤不敌众；又见民多心齐，包围了金兵。他怕丢掉性命，急找个破绽，跳出阵外，拨马朝河东逃去。刚到河边，迎面碰上李全，只见李全右手一扬，“啪”的一声，赶牛鞭甩出，打得抹然史伧搭顿时鼻青眼肿，忍痛打马冲过桥头，逃回官府去了。

知州胡天聪虽是个汉人，却是金人的忠实走狗。他依仗金人势力，狐假虎威，压榨剥削庶民百姓，弄得这一带民不聊生。今日他见总兵败回，十分惊慌，本想调兵遣将，怎奈所余部队皆分散在各县，远水不解近渴。此时，又听得外面吵吵嚷嚷，知道大祸临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大堂内团团打转。

抹然史伧搭见大势已去，丢下胡天聪从后花园越墙而过，正遇棘七带领人马拦住去路，棘七举着一根顶车杠迎头就打，抹然史伧搭手疾眼快，闪身躲过，随即使出“旋风

脚”，将棘七踢倒，又抽出腰刀连杀数人，夺一匹马，飞身骑上，两腿一夹，“哒哒哒”，一溜风向莱州逃去。

杨安儿与刘二祖率众冲进官府，活捉了知州胡天聪；打开兵库把存放的枪刀剑戟分发给起义的群众；开了粮仓，救济贫民百姓。潍州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兴高采烈，欢腾雀跃。

晚上，一弯月牙儿悬挂在空中。杨安儿与刘二祖等人在潍州府后花园的凉亭里议事，杨安儿言道：“今日刘兄劈了税官，众兄弟一举拿下潍州，抹然史伧搭弃城逃走，这乱子是闯大了。”

刘二祖一拍石柱子说道：“一不作，二不休，搬倒葫芦插了油，咱们兄弟就反到中都，杀了完颜珣，灭了他娘的大金得了！”

周元一边思索一边说：“二位兄长，我看众人如此心齐，咱得速建队伍，立起旗号，行动有策；不然，官府派兵镇压，咱们就吃亏了。”

史波立听了言道：“我看周元兄弟言之有理，咱们得赶紧拉起队伍。”

众人正在商讨，忽听得花墙下“咕咚”一声，有人纵身跳下墙来，棘七高喊：“不好，有刺客！”

只见那人在墙下站稳，整了整衣帽，慢慢走了过来，朝大家抱拳施礼。众人提灯观看，见来者是个二十余岁的小伙，面目清秀英俊，身穿一件粗布红衫，色似五月榴花，头裹浅兰头巾，足蹬一双平底布鞋。杨安儿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夜晚翻墙而来？”

那人答道：“晚生姓彭名义斌，城东彭家庄人氏，父母